

道德會元

經名：道德會元。元李道純撰。上、下兩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道德會元序

竊謂伏羲畫易，剖露先天。老子著書，全彰道德。此二者，其諸經之祖乎。今之學者未造其理，休哉？蓋由不得其傳耳。予素不通書，因廣參遍訪，獲遇至人，點開心易，得造義經之妙。於是罄其所得，撰成《三天易髓》，授諸門人，惟老子《道德經》未能究竟。一日有傳濟庵者携紫清真人《道德寶章》示予，觀其注腳，頗合符節，其中略有未盡處，予欲饒舌，熟思之未敢。後有二三子，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，先以正經參對，多有異同。或多一字，或少一字，或全句差殊，或字訛舛：互有得失，往往不同。予嘆曰：正經尚爾，況注解乎？或問其故，曰：始者，抄寫人差誤爾。或開板有失點對，或前人解不通處妄有增加，以訛傳訛，支離錯雜故也。曰：孰為是？曰：《河上公章句》、紫清《道德寶章》頗通。曰：何故？曰：與上下文理血脉貫通者為正。曰：諸家解義如何？曰：所見不同，各執一端耳。曰：請問其詳。曰：蓋由私意揣度，非自己胸中流出，故不能廣而推之也。得之於治道者執於治道，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，得之於兵機者執於兵機，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。或言理而不言事者，或言事而不言理者，至於權變智謀，旁蹊曲徑，遂墮於偏枯，皆失聖人之本意也。殊不知聖人作經之意，立極於天地之先，運化於陰陽之表，至於覆載之間，一事一理，無有不備，安可執一端而言之哉？予遂饒舌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，逐一拈出，舉似諸子，眾皆曰然。自後請益者屢至，不容緘默，遂將正經逐句下添箇注腳，釋經之義，以證頤神養氣之要。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，以明究本窮源之序。又於各章後作頌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。至於修齊治平、紀綱法度、百姓日用之問，平常履踐之道，洪纖巨細，廣大精微，靡所不備於中。又作正辭究理二說，冠之經首，明正言辭，究竟義理，以破經中異同之惑，目之曰《道德會元》。俾諸後學密探熟味，隨其所解而入，庶不墮於偏枯，會至道以歸元也。惟是言辭鄙俚，無非直解，經義未敢自以為是。然較之諸本，其庶幾焉與我同志，其鑒諸時。

至元庚寅孟夏旦日，都梁參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。

道德會元序例

正辭

予參諸家經本，惟河上丈人本為正。河上丈人本亦有三樣，有河上公解注，有他家全解，有章句白本。其三中，惟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理長，今從之。遂將諸本差說表而出之，以正辭理外，有大同小異二百餘言，不欲枚舉。此略

言大概，以釋學者之疑。

第二章有無相生已下六句各加一之字者，非也。

第三章是以聖人虛其心，或云聖人治，或云之治，或云之治也，非。

第十一章抱一能無離已下六句加一乎字，非。

十三章寵為上辱為下，或云寵為下，不合經義。

十六章豫兮若冬涉川，或云與兮，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兮者，非也。

十七章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，或云畏之侮之者，非。

二十章忽兮若晦，或云淡乎其若海，非。而貴食母，或云兒貴求食於母，非。

三十章或多三字，或少一二字。

三十一章勝而不美，或云故不美也，非。

三十四章或以愛養為衣被者，非。

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分作二句，非。

三十九章數車無車，或云數舉譽者，非。

四十九章德善德信下或加矣字者，非。

五十二章既侍其母以知其子，或云既知其母復知其子，二句皆非。

五十五章益生不祥，或云日生，或云曰生，皆非也。

六十六章差數句。

七十一章知不知上，或云知不知尚矣，非。

七十七章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，其中加不足二字者，非。

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或云莫柔弱於水，非也。

八十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或云令器，或云不用也，皆非也。

究理

參究諸本解義，與聖人義理不相合者，表而出之。其中異同訛謬頗多，不欲盡舉，學者致思焉。

故常無欲以觀其妙

或以常無點作一句，或云無欲者常存，有欲者亡身。若有欲者果亡身，何必曰同謂之玄乎？亡身為玄可乎？予謂無欲者，無心作為自然也。有欲者，有心運用工夫也。無為則能見無名之妙，全其性也。有為則能見有名之微，全其命也。有與無，性與命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。有無交入，性命雙全也。《記》云：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即無欲觀妙之義也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，即有欲觀其微之義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，萬物育，即玄之又玄之義也。所謂欲者，欲人之不欲之謂。

不尚賢

或云不求賢士者，或云不用賢者，皆非。果不用賢，則此經不足徵也，決無是理。

玄牝之門

或指口鼻為玄牝之門者，非也。或云念頭起處者，稍通，亦不合經義。

載營魄

或云魂魄者，或云陰陽者，又有數說，皆不通。殊不知魄好運動，載之者，御之也。

三十輻

或云一月三十日之數者，或云火候者，皆非也。殊不知聖人本意不在三十上。

絕聖棄智

或謂聖智不足，道當棄之，非也。予謂聖人不以唯聖智見用於民。

絕學無憂

或云絕學為不學，非也。絕常人之學，而學人之不學也。絕學者，絕世之學。

將欲歛之必固張之

諸家解不通。或云尚權者，非也。太上尚不尚賢，安得尚權。

禮者亂之首

或便謂禮不足道，吾獨不然。誠能自禮而進於仁義，亦幾於道。

數車無車

諸家解不通。予謂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，喻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也。

生之徒十有三

或云十分中有三分生者，十分中有三分死者，或云七情六欲者，似是而非。或云四關九竅，更非也。或以一月之盈虧比之火候，猶非也。解見正經本文下。

無狹其所居

前人解不通。又有反解者，或云神無方者，或廣大者，皆非也。或云無厭其所生，無厭於道者，正是妄說。豈不聞結句云：去彼取此。予謂無狹其所居，尚廣大貪婪也。無厭其所生，不畏大威，貪生無厭也。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不厚其生，故云去彼取此。

有德司契無德司徹

或謂徹者，通也。上古聖人一徹萬融，無所不通，民無德而稱焉。此言只好隔壁聽，與經義了無干涉。予謂契者，信約也，吁韻作挈。徹通徹也。有德

之人執其信約，無德者司其明徹，詳見正經本文下，達者致思之。

此經文辭多叶韻

朴叶扑。闕音軋，叶察察。拔音跋，叶脫字。作音做，入聲，叶復。似此之類極多，各音本文下，讀是經者，切不可執泥字義。

道德會元序例

道德會元卷上

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

道

道之可以道者，非真常之道也。夫真常之道，始於無始，名於無名，擬議即乖，開口即錯，設若可道，道是甚麼。既不可道，何以見道。可道又不是，不可道又不是，如何即是。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，叅學事畢，其或未然。須索向二六時中，興居服食處，回頭轉腦處，校勘這令巍巍地、活撥撥地不與諸緣作對底是箇甚麼。校勘來校勘去，校勘到校勘不得處，忽然摸著鼻孔，通身汗下，方知道這箇元是自家有的，自歷劫以來，不曾變易。所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又道行住坐卧，不離這箇，況覆載之間，頭頭物物都是這箇，亘古亘今只是這箇，生天生地只是這箇，至於日用平常，動靜作息，只是這箇。一切有形皆有敗壞，性有這箇常在。天地虛空亦有敗壞，只有這一箇不壞。只這箇鐵眼銅睛覷不破。為甚覷不破，只傷他不曾覷面相逢。縱饒覷面相逢，也是蹉過。且道蹉向甚麼處去，不得亂走，畢竟作麼會清庵，向這裏分明畢似只是欠人承當。倘遇知音，剔起眉毛薦取。咄，昨夜江頭新雨過；今朝依舊遠山青。頌曰：至道之極，虛無空寂，無象無形，無名無質。視之不見，搏之不得，聽之不聞，覓無蹤跡，大無不包，細無不入。生育天地，長養萬物，運化無窮，隱顯莫測。不可知知，不可識識。太上老子，舌頭無骨。向此經中，分明露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一默。這便是休更疑惑。

德

德之一字，亦是強名，不可得而形容，不可得而執持。凡有施設積功累行，便是不德也。只恁麼不修習，不用功，死灰槁木，待德之自來，終身無德也。這箇德字愈求愈遠，愈執愈失。經云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又云：上德無為而無以為。只這兩句多少分明，只是欠人承當。若是箇信得及的，便把從前學解見知、聲聞緣覺一切掀倒，向平常履踐處，把箇損字來受用，損之又損，損來損去，損到損不得處，自然玄德昭著，方信無為之有益。經云：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又云：玄德深矣，遠矣。會麼，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則知君不可見。頌曰：河沙妙德，總在心則。不可施為，何勞脩積。愈探愈深，愈執愈失。放下頭頭，掀翻物物。後已先人，守雌抱一。純一不雜

，其德乃實。修齊治平，皆從此出。妙用難量，是謂玄德。

經

經之一字，亦是強名。始者聖人為見世人隨情逐幻，嗜慾迷真，中心業識之擾攘，靈地無明之熾盛，是以天真喪失，橫夭傷殘，不能復其本元。於是用方便力，開善誘門，接引羣迷，使歸正道，故著書設教，強名曰經。經者，徑也，眾所通行之大路也。雖然讀是經者，却不可泥在語言三昧上，亦不可離了此經向外尋求。須是向自己分上，著意把這五千餘言細細咀嚼，點點畫畫，不要放過。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，這一部經都在自己，方信道開口不在舌頭上。到這裏打開自己寶藏，把出自己經來，橫拈倒用，不惟這一部經，至於三十六部尊經，一大藏教典，從頭徹尾轉一遍，只消一喝，都竟還委悉麼。平地起風波，清天轟霹靂，諦聽諦聽。頌曰：此一卷經，妙用難評。人人本具，物物圓成。堂堂驀直，坦坦寬平。歷劫不變，亘古無更。頭頭應用，處處通津。未曾舉起，已自分明。不是我家真的子，誰人敢向裏頭行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，開口即錯。名喚做甚麼。可名，非常名。喚作一物即不中。無名，道也。天地之始；先乎覆載。有名，強名曰道，萬物之母。生生不息。故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無心運化。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徼音叫。有意操持。此兩者，於不見中親見，於親見中不見。同出而異名。一體一用。同謂之玄，體用一源。玄之又玄，形神俱妙。眾妙之門。百千法門，皆從此出。

右一章 虛無自然真常之道，本無可道。可道之道，非真常之道。元始祖炁，化生諸天，隨時應變之道也。道本無名，可名之名，非真常之名。天地運化，長養萬物，著於形迹之名也。虛心無為則能見無名之妙，有心運用則能見有名之徼。妙即神也，徼即形也。知徼而不知妙，則不精，知妙而不知徼，則不備。徼妙兩全，形神俱妙，是謂玄之又玄。三十六部尊經，皆從此出，是謂眾妙之門。且道此經，從甚麼處出。咄。頌曰：崑崙山頂上，元始黍珠中。父母所生口，終不為君通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矣；惡，烏路切。美是惡之因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善是不善之由。故有無相生，有生無，無生有。難易相成，易，以豉切。難事易，易事難。長短相形，長則短，短則長。高下相傾，纔有高，便有下。聲音相和，有聲音，便有和。前後相隨。前隨後，後隨前。是以聖人忘其美惡處無為之事，忘其有無。行不言之教，忘其難易。萬物作而不辭，忘物。生而不有，忘形。為而不恃，忘情。功成不居。忘我。夫惟不居，忠其所自。是以不去。去，上聲。一切忘盡，真一常存。

右二章 美之與惡，善與不善，如影隨形，自然相待。至於有無難易，互相倚伏。有美便有惡，有善便有不善，是以聖人不辭不有，不恃不居，彼此兩

忘，有無不立，是以常存而不去也。此一章發明首章體道之義，使學者知同出異名之理。離此用而即此用，不墮於偏枯也。頌曰：人有美惡，我無彼此。一切掀翻，眾泡歸水。目前指出千般有，我道其中一也無。

不尚賢，絕聖棄智。使民不爭；忘我。不貴難得之貨，絕巧棄利。使民不為盜；忘物。不見可欲，轉物應機。使心不亂。忘情。是以聖人虛其心，全性。實其腹，全命。弱其志，全神。強其骨，全形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空諸所有。使夫知者不敢為。夫，音扶，後同。知，音智。識法者恐。為無為，寂然不動。則無不治。治音持。感而遂通。

右三章 不尚賢接上章處無為之事也。謂不矜自己之賢能則民淳，不貴奇貨則民富，不見可欲則心定。聖人治平天下，必以修身為本。虛心實腹一節皆修之要，虛心而後志弱，志弱而後無知，無知故能忘我，此不尚賢也。實腹而後骨強，骨強而後無欲，無欲故能忘物，此不貴難得之貨也。二理相須，足以及全性命矣。頌曰：實腹真常在，虛心道自存。不勞施寸刃，談笑定乾坤。

道沖而用之，太虛同體。或不盈。不自滿。淵乎似萬物之宗。不自見。挫其銳不露鋒鉞。解其紛，不隨世變。和其光，不自明。同其塵，不自是。湛兮似若存。常應常靜。吾不知誰之子，上無復祖。象帝之先。唯道為身。

右四章 上云為無為，故次之以道沖而用之或不盈，謂不自滿也。不自滿者，必受益。挫銳解紛，虛中忘我之謂也。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，超虛無之外也。頌曰：不識誰之子，焉知象帝先，為君明說破，太極未分前。

天地不仁，無為。以萬物為芻狗芻，窗愈切。愛養萬物不為主。聖人不仁，倣天。以百姓為芻狗。萬民歸之不為主。天地之間，虛中。其猶橐籥乎？虛用。虛而不屈，無心。動而愈出。應變無窮。多言數窮，數，所各切。說不得。不如守中。虛中而已。

右五章 天覆地載，化民育物，可謂至仁。言不仁者，忘其所自也。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，修身養命亦復如是，結上章道沖而用之之義也。頌曰：無底謂之橐，三孔謂之籥，中間一竅子，無人摸得著。摸得著為君，吹出無聲樂。

谷神不死，虛靈不昧。是謂玄牝。牝，婢忍切。一陰一陽。玄牝之門，一闔一闢。是謂天地根。生天生地。綿綿若存，無休無息。用之不勤。應用不窮。

右六章 谷神不死，虛靈不昧也。接上章守中之義也。虛靈不昧，神變無方，陰陽不測，一闔一闢，往來不息，莫知其極。動靜不忒，不勞功力，生生化化而無窮。頌曰：闔闢應乾坤，斯為玄牝門。自從無出入，三界獨稱尊。

天地長久無休無息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無為。以其不自生，無心。故

能長久。不遷不變。是以聖人做天。後其身而身先，忘我。外其身而身存。忘形。非以其無私耶？故能成其私。以其無我，故能成我。

右七章 天不自天，地不自地，故生生不息。聖人不自聖，故與天地合德。接上章用之不勤之義也。頌曰：道本至虛，至虛無始，透得此虛，太虛同體。太湖三萬六千頃，月在波心說向誰。

上善若水，以柔處卑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隨方逐圓。處眾人之所惡，能容納穢惡。故幾於道。幾，平聲。合道。居善地，利物。心善淵，容物。與善仁，生物。言善信，應物。政善治，治，平聲。化物。事善能，成物。動善時。順物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物我如一。

右八章 接上章後已先人。所謂水者，取柔和謙卑處下之義，利物無爭，故無尤。頌曰：無爭神寂靜，自足氣和平。放下這點子，黃河幾度清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已，音以。天道虧盈而益謙。揣而銳之，不可常保。揣，楚委切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金玉滿堂，莫知能守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遺，去聲。咎，上聲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收拾歸來。天之道。天地合德。

右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，接上章上善若水之義。功成名遂身退，戒盈勸謙之義。頌曰：急走不離影，回來墮壘坑。只今當腳住，陸地變平沉。若解轉身些子力，潛藏飛躍總由心。

載營魄，不得亂走。抱一能無離。離，平聲。二物混成，如母携嬰。專氣致柔，能嬰兒。純一不雜，反樸還淳。滌除玄覽，能無疵。不見不聞，塵淨鑑明。愛民治國，能無為。治，音持。不動不搖，道泰時清。天門開闔，能為雌。出有入無，不伐不矜。明白四達，能無知。黜聰屏智，和光同塵。生之畜之，畜，凶入聲。幹旋四德，長養群情。生而不有，功成行滿，隱迹潛形。為而不恃，忘其所自，默默昏昏。長而不宰，長，上聲。退有餘地，一任天更。是謂玄德。道隆德備，脫體全真。

右十章 載營魄，猶車載物之喻魄好運動，好馳騁，好剛銳，故曰營魄。魄屬陰，陰盛則害陽，情盛則役性。能制伏者，抱一無離。致柔、無疵、無為、為雌、無知，使陰魄不能肆其情。至於魄伏陰消，則神靈性寂也。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忘其所自，不用拘束，自然不動，如獲寶滿載而歸，故曰載營魄。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，接上章功成身退，而續下章三十幅共一轂有車之用也。頌曰：事向無心得，無心也太難。悟來彈指頃，迷後隔千山。

三十幅共一轂，猶萬法同一心。當其無，數車無車。有車之用輻來輳轂，成車之用。埏埴以為器，埏，扇，平聲。和土作器。當其無數器無器。有器之用水土假合，成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，開戶鑿牖。當其無，數室無室。有

室之用。戶牖通達，成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以有利無。無之以為用。以無用有。

右十一章 以輻輳轂利車之用，即總萬法歸心，全神之妙也。輻不輳轂，何以名車；法不歸心，無以通神。轂虛其中，車所以運行；心虛其中，神所以通變。故虛為實利，實為虛用，虛實相通，去來無礙，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。至於無物可載，轂輻兩忘，車復無也，猶心法雙忘，神歸虛也。器與室並同此義。頌曰：鐵壁千重，銀山萬座。撥轉機輪，驀直透過。要知山下路，但問去來人。

五色令人目盲眼被色眩。五音令人耳聾，耳被聲惑。五味令人口爽，口被味瞞。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心為情使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行，去聲。意為物轉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為，去聲。內境不出，外境不入。故去彼取此。去，羌呂切。收視返聽。

右十二章上章發明虛用，虛其用則不為聲色眩。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，色聲味物皆是根塵。一切世人皆受盜，惟有道者不受他瞞，視聽言動，非禮勿為，則六賊化為六神通也，故去彼取此。頌曰：見色神無定，聞聲喪太和。掀翻無一事，赤手造彌羅。

寵辱若驚，寵是辱先。貴大患若身。貴為患始。何謂寵辱若驚？諦聽下文。寵為上，辱為下，寵得也。故居上。得之若驚，無失。失之若驚，有得。是謂寵辱若驚。如是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設問。吾所以大患者，何哉。為吾有身，為，去聲，下同。有身便有患。及吾無身，忘形無累。吾有何患。忘貴無患。故貴以身為天下，外其身者，貴其身者也。若可寄天下；以此為天下，則可寄天下。愛以身為天下，後其身者，愛其身者也。若可托天下。以此為天下，則可托天下。

右十三章 接上章為腹不為目，忘我之義。故次之以寵辱若驚。寵辱貴患，互相倚伏。苟能思患而預防之，則終身無患。推此道而治平天下，則天下永無危殆。有國者憂天下，如憂一身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。頌曰：有辱何嘗辱，居榮未必榮。預防無過失，猶更涉途程。爭似全身都放下，也無得失也無驚。

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。聽之不聞名曰希，大音希聲。搏之不得名曰微。道隱無名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，如何說得。故混而為一。殊途同歸。在上不皦，莫見乎隱。在下不昧。莫顯乎微。繩繩不可名，雖有條目，實無名喚。復歸於無物。藏身處沒踪跡。是謂無狀之狀，不見中親見。無象之象，象，上聲。親見中不見。是謂忽恍。渾渾淪淪。迎之不見其首，無始。隨之不見其後。後，上聲。無終。執古之道，無為。以御今之有，統攝萬有。以知古始，無為

。是謂道紀。因無彰有。

右十四章 希、夷、微，道之極也。混而為一，返本也。不皦不昧，和其光也。無象無狀，藏其用也。末後一句，總證前三章，而發下章之秘也。頌曰：合這箇話靶，難摸難畫。八面玲瓏，全無縫鍵。恍忽窈冥中有象，這些消息共誰論。

古之善為士者，存其無象。微妙玄通，清淨光明。深不可識。視之不見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強，上聲。以有會無。豫兮若冬涉川，寒徹骨。猶兮若畏四鄰，慎獨。儼兮若冰將釋，無疑。敦兮其若樸，樸，音撲，如愚。曠兮其若谷，虛中。渾兮其若濁。渾，平聲。同塵。孰能濁以動之，徐清？清者濁之源。孰能安以久動之，徐生？靜者動之機。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虛者實之本。夫惟不盈，沖虛。故能弊不新成。埋光鏟彩。

右十五章 接上章道紀之義。發明後學，存誠致敬，常慎其獨，不住於相而抱一，潛虛為日用。至於頓息諸緣，銷鎔萬幻，撓之則不濁，澄之則不清，是謂微妙玄通，深隱也。頌曰：微妙玄通，隨人腳轉。瞎卻眼睛，一物不見。不如歸去來，識取虛皇面。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寂然不動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觀復知化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動極復靜。歸根曰靜，返本。是謂復命，生意存焉。復命曰常，歷劫寂爾。知常曰明。古今洞然。不知常，昧了也。妄作，凶。錯了也。知常容，大無不包。容乃公，細無不入。公乃王，物無不化。王乃天，理無不通。天乃道，曷有終窮。道乃久。無盡。沒身不殆。天地雖變，這箇不變。

右十六章 接上章善為士者。致虛靜篤，復命歸根，純是神妙，共向這裏具眼。參學事畢，其或未然，更參末後。頌曰：致虛知妙本，靜極見天心。會得箇中意，河沙總是金。

太上，無上可上。下知有之。眾所共知。其次，親之譽之。可親可譽，便不自然。其次，畏之。知其畏敬。其次，侮之。全無忌憚。信不足，道難信。有不信。疑心重。猶其貴言。輕諾寡信。功成名遂，默而成之。百姓皆為我自然。不知所自。

右十七章 太上謂無上可上。雖下愚皆知有此理纔可親近。有美譽便不自然，畏之者猶其次也，侮之者失道遠矣。天真喪失，不能反本，雖教之奚益。言愈多而愈不信，不若默而待之，無為而化之，使其自悟，自然返樸，不言而信也。以治道言之，太上以下不能無為。親之譽之，有言之教也。畏之者刑禁也。侮之者，上失信也。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。猶其貴言，不言之教也。不言之教，無為而成，刑不試而民自服也。至於功業成遂，還淳返樸，則親譽畏侮俱忘矣。百姓安居樂俗，忘其所自，故曰謂我自然。頌曰：太上元無上，常存

日用間。可憐無眼漢，剛道出函關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太樸既散，仁義乃興。智慧出，有大偽。出，去聲。智慧聰明，根塵業識。六親不和，有孝子。莫若常和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莫若常治。

右十八章 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。與其國亂顯忠臣，何若無為民自化。頌曰：聰明迷大本，智慧喪天真。無事常清靜，逍遙快活人。

絕聖棄智，無為。民利百倍；安靜。絕仁棄義，無心。民復孝慈；和順。絕巧棄利，無欲。盜賊無有。常足。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惟恐信不及。故令有所屬。令，去聲。屬音燭。老，婆心切#1。見素抱樸，無知無識。少私寡欲。忘物忘我。

右十九章 發上章之蘊。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，不復見用，則民從其化而返樸也。聖人惟恐後世學者擔負不起，屬之以易簡，曰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，易取於人也。頌曰：莫縱三心亂，無令一念狂。見聞知覺法，無復可思量。

絕學無憂。心頭無事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唯，上聲。不遠。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大遠。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善惡可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俗人恐學力未至，聖人恐損之未盡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嗜欲無厭。我獨怕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，怕，音泊。憺然無欲。乘乘兮若無所歸。任運自然。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，貪務者，常憂。忘機者，常樂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。昏昏默默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見藏於外，聖人藏明於內。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悶音門。俗人有分別，聖人無彼此。忽兮若晦，晦，上聲。不識不知。漂兮若無所止。無物無執。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眾人皆有能，聖人獨無能。我獨異於人，不與萬法為侶。而貴食母。貴在味道。

右二十章 絕學者，絕其所有也。故次之絕聖人後。俗人務學於事，益其所聞，惟恐進學不精，故常憂。聖人棄絕所有，惟務於味道，如求食於母，守雌抱一而已，故無憂也。是謂絕學無憂。頌曰：才言絕學，開口便錯。廣識多知，轉轉不覺。人間萬事都忘却，猶落他家第二機。

孔德之容，無所不容。惟道是從。於法自在。道之為物，惟恍惟忽。本然之天。忽兮恍，其中有象；此天混然。恍兮忽，其中有物。此天洞然。窈兮冥，其中有精；此天常存。其精甚真，純一無偽。其中有信。活潑潑地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去，羌呂切。歷劫常存。以閱眾甫。萬物資始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右二十一章 上章云我獨異於人，德之大也。故次之以孔德之容，言其廣納包容。所謂道之為物，果何物乎？有象有物有精，果有乎？若謂有，未具參學眼，若謂無，亦未具參學眼，畢竟作麼會咄。頌曰：亘古一物，了無人識。

剔起眉毛，虛空露骨。設若擬議，躊躇照管，當空霹靂。

曲則全，不材者壽。枉則直，屈己者伸。窪則盈，窪，烏瓜切。謙則受益。弊則新，晦則自明。少則得，知止常足。多則惑事繁則亂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一能統眾。不自見，故明；弊則新。不自是，故彰；窪則盈。不自伐，故有功；枉則直。不自矜，故長。曲則全。夫惟不爭，守柔。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混而為一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是真實語。誠全而歸之。全其本然。

右二十二章 曲全枉直，窪盈弊新，接上章孔德之義也。不自見以下，皆戒盈勸謙之義也。謙下故無爭，無爭則全其本然，抱元守一，復歸無極也。故曰誠全而歸之。頌曰：莫管他人短，休矜自己長。短長無二見，遍界不能藏。

希言自然。開口不在舌頭上。飄風不終朝，狂則不久。驟雨不終日。躁則不長。孰為此者？是誰主宰。天地。眾所共知。天地尚不能久，天地尚爾。而況人乎？不可躁暴。故從事於道者，順理合轍。道者同於道，一體同觀。德者同于德，不生一見。失者同於失。無有分別。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，我同於道，道亦同我。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；樂，音烙，上下並用。我同於德，德亦同我。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得之。我同於失，失亦同我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我疑於物物亦疑我。

右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，接上章不爭之義。謂不自見，是不言而善應。飄風驟雨，言妄動躁進不久遠之喻。從事於道者，和順於道德，混同於事物，自然感通於物，物亦自然相應也。苟或言不合道，妄有作為，不能取信於人，反為人輕忽也。《易繫》云：言行，君子之樞機，榮辱之主也，可不慎乎。頌曰：道不異於人，人自以為異。一佛一切佛，心是如來地。

跂者不立，跂，音伎。躁進無功。跨者不行，欲速不達。自見者不明，不能晦德。自是者不彰，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，不能克己。自矜者不長。不能含容。其於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贅，朱芮切。行，去聲。殘飯贅疣。物或惡之，惡，烏路切。眾所不美。故有道者不處。達者反是。

右二十四章 此章總證前三章。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即飄風練雨之謂也。自見自是，自矜自伐，渾是私意。私意確則害公，何可久也，故有道者不處。餘食贅行，不美也。頌曰：跂立元為妄，跨行本是狂。假饒成得事，到底不如常。

有物混成，此天混然。先天而生，此天洞然。寂兮寥兮湛然常寂。獨立不改，超然獨存。周行而不殆，運化無窮。可以為天下母。生育長養。吾不知其名，本無名喚。字之曰道，因物立名。強為之名曰大。強，上聲。無有限量。大曰逝，無有疆界。逝曰遠，無有邊際。遠曰反。收拾歸來。故道大，太虛無

體。天大，法道。地大，法天。王亦大。法地。域中有四大，更有大麼。王居其一焉。三界獨稱尊。人法地，無不載。地法天，無不容。天法道，無不周。道法自然。

右二十五章 接上章有道不處，於此發明處道之工夫也。有物混成以下一節，全首章體道之要。四大以下，純是神妙。人只知域中有四大，殊不知自己一物更人。頌曰：天地雖大，亦有敗壞。唯有這箇，歷劫常在。聖而不可知之者，盡在如如不動中。

重為輕根，輕生於重。靜為躁君。靜主於動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不敢輕為。雖有榮觀，宴處超然。常應常靜。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擔荷不起。

輕則失臣，輕進失身。躁則失君。貪榮取辱。

右二十六章 重者，不可輕忽也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，猶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之謂，亦飄風驟雨之喻。不離輜重，克負擔荷也。宴處超然，轉物也。明上章法道之義，總結二章體道之說，而續下章善行之要也。頌曰：躁進那能久，輕為了不成。腳跟不點地，猶更涉途程。

善行無轍迹，轍，直列切。舉步不在腳跟。善言無瑕謫，開口不在舌端。善計不用籌策，一徹萬融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全無縫罅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解，上聲。全無擊累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，修己安民。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隨機利物。是謂襲明。明了相續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教人為善。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警人反善。不貴其師，無善可為。不愛其資，無過可改。雖智大迷，屏智如愚。是謂要妙。任運自然。

右二十七章 盡前章之蘊。謹於言行則無迹無謫，心之計其可算，心之閉其可開，心之結其可解，道心堅固如此，則無善不善之分。師與資兩忘，黜聰屏智，終日如愚。頌曰：舉步不在腳，善結非千手。摸著鼻孔尖，通身都是口。若能於此善參詳，七七元來四十九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不自大。為天下谿。萬派歸源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打成一片。復歸於嬰兒。炁全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不自見。為天下式。萬法歸一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準的不差。復歸於無極。神全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不自貴。為天下谷。萬有歸空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湛然圓滿。復歸於朴。朴，音撲。性全。朴散則為器，施之於物。聖人用之，以為官長設教化人。故大制不割。不言之教。

右二十八章 守雌守黑守辱，不見自己之明，接上章雖智大遠之義。嬰兒太極太朴，天下之大本，惟守雌抱一，則能返本。治國以此，不假裁制，民自淳而物自樸也。頌曰：白裏存乎黑，雄中抱一雌。綿綿功不間，男解養嬰兒。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錯。吾見其不得已。己音以。利禦寇，不利為寇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動著禍生。為者敗之，貪他底，著他底。執者失之。討便宜，落便宜。凡物一切有相。或行或隨，或煦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有此便有彼，切忌隨他去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，上聲。無為。去奢，無欲。去泰。無執。

右二十九章 無為則無事，有為便有事。執者失，為者敗，有為之戒也。強羸載隳，互相倚伏，如影隨形，才有成便有敗。是以聖人去貪甚，去奢侈，去驕泰，深戒後世。頌曰；行隨煦吹，強羸載隳，中間主宰，不知是誰。著衣喫飯尋常事，何須特地卻生疑。

以道佐人主者，無為。不以兵強天下，以慈衛之。其事好還。還，音旋。善惡皆報。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心兵起處，靈地荒蕪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魔軍馳騁，精氣耗散。故善者果而已，己音以。有斷則生。不敢以取強。以柔待之。果而勿矜，去甚。果而勿伐，去奢。果而勿驕，去泰。果而不得已，顛沛必於是。是果而勿強。放倒剎竿。物壯則老，兵強則不勝。是謂不道，錯。不道早已。永失真道。

右三十章 接上章去奢泰之義。以道佐人主者，不尚兵武。善惡皆有報，戒後世有國有家者，守雌抱一，勇於不敢。至於不得已，亦不敢取強，故曰善者果而已。頌曰：莫縱三心亂，常教志帥安。忽然違野戰，一箭定天山。

夫佳兵不祥之器，大兵之後，必有凶年。物或惡之，惡，烏路切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故有道者不處。處，上聲。心兵不起。君子居則貴左，主柔。用兵則貴右。主剛。兵者不祥之器，武以討叛。非君子之器，君子常治。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澹為上。以慈衛之。勝而不美，不得已。而美之者，要功也。是樂殺人。樂，五教切。肆其剛勇。夫樂殺人者，為之種禍。不可得志於天下。造物不容。吉事尚左，主生。凶事尚右。主殺。偏將軍居左，尚柔。上將軍居右，尚剛。言以喪禮處之。不祥之器。殺人眾多，不得已。悲哀泣之。一曰慈。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如喪考妣。

右三十一章 不以兵強天下，故次之以兵者不祥之器，聖人於此深戒。萬世之下，有國之君以無為清靜，治化自然，家國咸寧。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，永無爭奪之患也。頌曰：默默清玄境，澄澄養太和。倒携三昧劍，順化五陰魔。

道常無名，虛無自然。樸雖小至微。天下不敢臣。至尊。侯王若能守，抱一。萬物將自賓。無不服。天地相合，惟德是輔。以降甘露，和氣所致。民莫之令而自均。令，去聲。自然和平。始制有名，立法制度。名亦既有，示之好惡。夫亦將知止。使之知禁。知止，所以不殆。知足故常樂。譬道之在天下

，止於至善。猶川谷之於江海。止於卑下。

右三十二章 上章云有道者不處，此云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，發明有道者所處之要也。有道之士外處車下，內抱一真，萬物自然，化天理自然，合神變，無窮。頌曰：會得無各樸，方能縱復收。便將大千界，撮在一毫頭。

知人者智，見於外。自知者明。見於內。勝人者有力，勇於敢。自勝者強。勇於不敢。知足者富貧亦樂。強行者有志。始終不殆。不失其所守者久，志力愈堅，命基愈固。死而不亡者壽。壽，上聲。真一常存。

右三十三章 知人勝人，明於外也。自知自勝，存於內也。證前三章用武之戒也。知足者貧亦樂，力行者無不見，固守者無危殆，內明者出生死。死而不亡者，真一常存。頌曰：見物不見性，知人不自知。箇般無學輩，猶道得便宜。

大道汜兮，廣大悉備。其可左右。無限量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所過者化。功成不名有，所存者神。愛養萬物而不為主。忘其所自。常無欲，寂然不動。可名於小。芥子納須彌。萬物歸之而不為主，任運自然。可名於大。須彌納芥子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芥子裏藏身。故能成其大。不可稱量。

右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，謂極廣大，盡精微，靡所不備也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以下，接上章不失其所守者久之義也。以之治國則不失其所守，以之修己則死而不亡，故曰其可左右。頌曰：大道誠難測，虛空不可量。寥寥成一片，何處是封疆。

執大象，象，上聲。視之不見。天下往。萬民服。往而不害，萬物遂。安平泰。萬化安。樂與餌，樂，音藥。聲味俱美。過客止。客過則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出，去聲。無聲無臭。視之不足見，大象無形。聽之不足聞，大音希聲。用之不可既。道隱無名，用之無盡。

右三十五章 上章末後句云故能成其大，故次之以執大象天下往，謂全其無象，民物移心歸往也。樂與餌，聲味俱美，喪其無象，安能久乎。道之出口，無味無象，無聲無色，以其無體，故應用無盡。頌曰：泥牛喘月，木馬嘶風。觀之似有，覓又無踪。清庵拄杖子，畫斷妙高峰。

將欲歛之？必固張之固張必歛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固強必弱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，固興必廢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固與必奪。是謂微明。幾微先兆。柔弱勝剛強。柔弱常和，用剛必敗。魚不可脫於淵，人安可離於道。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有利則有害。

右三十六章 執大象則能見事之幾微。纔見固張，便知將歛，未萌先兆，未舉先知，非天下之微明，其孰能及此。學道之士，存其無象，守其至柔

，與物無競，則自然知幾。苟用剛暴，尚權謀智術，求其勝物，非道也哉。比如魚本水中物，求異羣魚欲脫於淵，可乎？既不可，則人亦不可尚權。尚權者，反常也，如魚離淵必死。國之利器不可示人，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。聖人用權，反常合道，尚不可輕為，而況常人乎？可不戒哉。頌曰：眼若流星，機如掣電。瞻之在前，忽然不見。十方通塞中，光明無不遍。

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。寂然不動，感通天下之故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上以風化下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。作，做，入聲。我無欲而民自朴。無名之朴，亦將不欲，我好靜而民自正。不欲以靜，使夫知者不敢為。天下將自正。為無為。則無不治。

右三十七章 真常之道本無為，有為即非常道，接上章微明之義。天地無為，萬物生成，聖人無為，萬民安泰。以修煉言之，都無作為，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，毫髮之動便要先覺，既覺便以無名樸鎮之。朴本無形，又曰無名，謂空也。道無為，朴無名，心無欲，則自然復靜也。靜之又靜，天下將自正。頌曰：有作皆為幻，無為又落空。兩途俱不涉，當處闡宗風。

道德會元卷上竟

#1 此處疑有誤。

道德會元卷下

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

上德不德，不尚己德。是以有德其德愈大。下德不失德，執著己德。是以無德。其德愈失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以德求感，有所作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施仁及物，本無作為。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接物，有所作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以禮齊物，終不能齊。攘臂而仍之。攘，如羊切。力挽之，愈不齊。故失道而後德，近道。失德而後仁，近德。失仁而後義，近仁。失義而後禮，近義。夫禮者，不淳。忠信之薄不厚。亂之首也。不齊。前識者，道之華，求奇不實。愚之始也。失道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尚質實，不求識。居其實不居其華。尚誠實，不尚禮。故去彼取此。去，羌呂切。捨妄從真。

右三十八章 上章云道常無為，故次之以上德不德。上德無為，故合道。下德有為，不合道。仁義猶近德，可為進道之階。禮者，純是作為多不實，以禮齊物，物轉不齊。蓋有為終有失也。執之不失，亦可漸入佳境，自仁義而反德，自德而反道，直造無為也。前識者，智識也。智識者，失道之始。故曰道之華，有道者不處。頌曰：未得超三界，如何出五常。五常歸罔象，獨步謁虛皇。

昔之得一者，得一萬事畢。天得一以清，湛然常寂。地得一以寧，寂然不

動。神得一以靈，混然成真。谷得一以盈，綽然有餘。萬物一以生，自然發育。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泰然安固。其致之，一也。天無以清將恐裂，星辰失度。地無以寧將恐發，山嶽崩頽。神無以靈將恐歇，陰陽失節。谷無以盈將恐竭，閉塞不通。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和氣耗散。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蹙家國危殆。故貴以賤為本，一也。高以下為基。一也。侯王自謂孤寡不穀，常抱其一。此其以賤為本也。一為萬象主。非乎？豈不然哉。故致數車無車，數，音所。數我無我。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貴賤兩忘。

右三十九章 上章云去彼取此，謂去其末而取其本也。本者何？一也。一者，天地之始，萬物之母，大道之用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自然歸往也。自謂孤寡不穀，自卑升高不忘本也。不欲碌碌如玉、落落如石，貴賤兩忘，惟抱一也。數車之名件，無一名車者。數我之一身，無一名我者。穀輳合一則名車，四大合一則名我也。頌曰：得一非為妙，還虛未是玄。夢中知是夢，天外莫尋天。

反者道之動，神一出便收來。弱者道之用。專氣致柔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有生於無。無名，天地之始。

右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，接上章貴以賤為本也。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即數車無車之說。只這有無相生之理，多少學人不知端的。且道如何是有無端的意？看頌曰：有象非為有，無形未是無。有無俱不立，猶是墮偏枯。無有有無中得趣，方知鬍子沒髭鬚。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上士一決一齊了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中下多聞多不信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因何信不及，只為太分明。不笑，不足以為道。大迷之下，必有大悟。故建言有之：纔聞兩片，露出肝腸。明道若昧，含華隱曜。進道若退，瞻前顧後。夷道若類和光同塵。上德若谷，虛以受人。大白若辱，卑以自牧。廣德若不足滿而不溢。建德若偷，偷，音俞，叶渝。密而不露。質真若渝應變無方。大方無隅，不露圭角。大器晚成，不有其功。大音希聲，叩之即應。大象無形。莫見乎隱。道隱無名，莫顯乎微。夫唯道，善貸且成。忠恕而已。

右四十一章 上章云有無相生，非高上之士不容無疑，故次之以上士聞道。夫道若昧、若退、若類、若偷、若渝，不可得而見，聞可笑之由。惟高上之士稟性冲虛，故能超然直入，不言而信，無為而成之也。中人以下未免半疑半信，下愚不肖者不惟不信，又且笑而侮之也。善貸且成者，貸下士笑侮之過，而成上士勤行之功也。雖下愚不肖，一覺其初，便可反善，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頌曰：至道元容易，人心自謂難。中人猶擬議，下士轉顛顛。莫顛顛星在，秤兮物在盤。

道生一，虛無生一氣。一生二，一氣判陰陽。二生三，陰陽成三才。三生萬物。三才生萬類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成象於天，成形於地。沖氣以為和。察氣於中和。人之所惡，惟孤寡不穀，一無偶，眾人之所忌。而王公以為稱。自謂孤寡。故物一切有象。或損之而益，謙者受益。或益之而損。滿者必覆。人之所教，無非為善。亦我義教之。我亦如是。強梁者不得其死。強大者，死之徒。吾將以為教父。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

右四十二章 一者，萬物之母。人之所惡謂一無偶，孤寡不穀也。王公大人不忘其本，以是自稱，卑下謙損也。謙損者，必受益，強大者，必招禍。聖人設此，戒人克己行謙，見不善而內自省也。頌曰：好勝常逢敵，行謙久處安。柔和為日用，處處王京山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軟能蝕堅。無有入無間。貫金透石。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謙損受益。不言之教，默而信之。無為之益，無為而成之。天下希及之。知音者鮮。

右四十三章 上章孤寡不穀，至謙也，故次之以至柔。謂柔弱勝剛強，損中有益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。不言而可信，無為之益，世鮮及之。頌曰：觸來勿與競，事過心清涼。只這清涼境，乾坤不覆藏。

名與身，孰親？名高辱身。身與貨，孰多？財多害己。得與失，孰病？得寵思辱。是故甚愛必大費，貪他底，著他底。多藏必厚亡。討便宜，落便宜。知足不辱，足止貪。知止不殆，畏止禍。可以長久。知足常足。

右四十四章 上章無為之益，謂有為則有損也。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。名貨得失皆有為也，終不長久。惟知足知止，可以長久。頌曰：世間一切有，到底不長久。攝伏獼猴心，聽取獅子吼。若能運出家中寶，啼鳥山花一樣春。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，弊，叶韻作鰲。不自顯，故無壞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不自滿，故無盡。大直若屈，直而不肆。大巧若拙，為而不恃。大辨若訥。光而不曜。躁勝寒，躁暴者焚。靜勝熱，安靜者涼。清靜為天下正。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

右四十五章 上章知足不辱，故次之以大成若缺。德有餘而為不足者壽，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。大成若缺，大盈若沖，至於若屈若拙若訥，皆德有餘而為不足，用之無盡也，故為天下正。頌曰：人情多聚散，世道有興衰。惟有真常在，古今無改移。

化天下有道，情逐性。却走馬以糞，意馬閑，靈苗秀。天下無道，性逐情。戎馬生於郊。意馬狂，心地荒。罪莫大於可欲，取辱之由。禍莫大於不知足，陷身之端。咎莫大於欲得。殺身之本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。知足者貧亦樂。

右四十六章 上章清靜為天下正，故次之以天下有道。有道則清靜，清靜

則天下正，天下正則罷兵事、務農事，故曰却走馬以糞。無道則不清靜，不清靜則天下不正，則用威武征伐，故曰戎馬生於郊。曰罪曰禍曰咎，皆欲心所致，故結句云知足常足，以修身言之。清靜則欲心止，欲心止則意大定，故曰卻走馬以糞。不清靜欲心不止，欲心不止則意馬狂，故曰戎馬生於郊。頌曰：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急走回來，救得一半。天下本無事，人心自著忙。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反窮諸己。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回光返照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外事有限。是以聖人不行而至，不移一步到長安。不見而名，不見一物即如來。不為而成。不動一毫成正覺。

右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，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，接上章之義。知內不知外，則無所不知，見內不見外，則無所不見。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，知見淺狹矣。頌曰：朝遊南嶽，暮宿蒼梧。倏忽千里，不曾離渠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為學日益，精進。為道日損，減損。損之又損，一切損盡。以至無為，無損可損。無為而無不為。無不克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事向無心得。及其有事，有心便不得。不足以取天下。有為終有盡。

右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，內知也。其出彌遠，外事也。故次之為學日益。言無學者求其增益，為道者事事減損。《易》云：山下有澤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慾。正謂此也。至于無忿可懲，無慾可損，以至無為，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也。苟或妄有作為，則民亂而難治，故曰不足以取天下。頌曰：有學頭頭昧，無為事事差。學為俱絕斷，損益任從他。莫笑我儂窮相態，從來賊不打貧家。

聖人無常心，任用無方。以百姓心為心。隨機應感。善者吾善之，從而為善。不善者吾亦善之，使之反善。德善。全其至善。信者吾信之，從而為信。不信者吾亦信之，使之反信。德信。全其至信。聖人在天下惻惻，惻音牒，兢兢業業。為天下渾其心。渾，平聲。殊途同歸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容止可觀，作事可法。聖人皆孩之。天下一家。

右四十九章 上章云無事取天下，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。所謂無常心者，隨機應感，不逆民物之情。故百姓遵聖人之言，行聖人之行，從聖人之化，天下同一心也。頌曰：信者從他信，善者從他善。若能如是知，却成顛倒見。顛倒見三界，十方成一片。

出生入死，忿慾生死之門。生之徒絕忿慾，十有三，水火濟。死之徒縱忿慾。十有三，水火不濟。人之生，皆賴水火。動之死地水火相違。亦十有三。水成數六，火成數七。夫何故？忿慾使然。以其生生之厚。忿慾不止，貪生無厭。蓋聞善攝生者，無忿慾。陸行不遇虎兇，兇，序姊切。內省不疚，何憂何

懼。入軍不被甲兵，心無罣礙，故無恐怖。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不厚其生，焉能有死。夫何故？身非我有，死奈我何。以其無死地。忘其生死。

右五十章 柔弱生之徒，強大死之徒。柔弱者則能懲忿慾，強大者為忿慾所使。能懲忿則火降，室慾則水升。水火既濟則生，故曰生之徒。起忿則無明火熾，縱慾則若海波翻，水火相違則死，故曰死之徒。強大者貪生無厭，柔弱者視死如歸，既不以死為死，虎兇甲兵於我何害。以丹道言之，水火既濟，聖胎凝矣。頌曰：涅槃心易曉，差別智難明。既無差別智，安有死和生。

道生之，元始祖氣。德畜之，畜，凶入聲。化生諸天。物形之。在天成象。勢成之。在地成形。是以萬物一切有象。莫不尊道而貴德。皆從道生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越古超今。夫莫知爵而常自然。不言善應。故道生之畜之，神全。長之育之，氣全。成之熟之，精全。養之覆之。形全。生而不有，忘機。為而不恃，忘情。長而不宰，忘物。是謂玄德。合道。

右五十一章 善攝生者，以其無死地，故次之以道生之言。道本無形，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，道本無名，因長養萬物而名可立。一切有相，受命于天，成形於地，稟氣於中和，皆道之應也，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頌曰：可道非常道，無為却有為。為君明說破，眾水總朝西。夜來混沌擲落地，萬象森羅總不知。

天下有始，無名，天地之始。以為天下母。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既知其母，知本。以知其子便知末。既知其子，知末。復歸其母。及本。沒身不殆。常在。塞其兌，內境不出。閉其門，外境不入。終身不勤。不勞而治。開其兌，內境出。濟其事，外境入。終身不救。永失真道。見小曰明，知幾知微。守柔曰強。軟能蝕堅。用其光，物來斯照。復歸其明放去收來。無遺身殃，遺，音謂。切忌隨他去。是謂襲常。直下承當。

右五十二章 道生之言道之始也，故次之天下有始。末後一句最極切，修真至士當向這裏真眼，莫教蹉過。頌曰：不收不放，無上可上，清淨自然，本來模樣。更問第一義如何，向道有言皆是謗。

使我介然有所知，未舉先覺。行於大道。無為。惟施是畏。識法者恐。大道甚夷，坦平驀直。而民好徑。好，去聲。行險以僥倖。朝甚除，朝，音潮。事繁即亂。田甚蕪靈地荒蕪。倉甚虛。靈地空竭。服文彩，貪。帶利劍，嗔。厭飲食，痴。財貨有餘，欲心不止。是謂盜夸。三毒擾攘。非道也哉。錯。

右五十三章 上章云襲常，謂密用常道也，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所知。有所知則能直下承當而密用，若無所知則不能密用，妄有作為。內為根塵所蔽，外被業識所眩，兼無明，三毒為撓，非道也哉。頌曰：弄巧成拙，多煩早老

。金玉滿堂，焉能常保。若於日用顛倒行，大地塵沙盡成寶。

善建者不拔，拔，音跋。根深。善抱者不脫，蒂固。子孫祭祀不輟。綿遠。修之於身，身修。其德乃真；全真。脩之於家，家齊。其德有餘；寬裕。修之於鄉，鄉修。其德乃長；久遠。修之於國，國治。其德乃豐；淳厚。修之於天下，天下平。其德乃普。道泰。故以身觀身，內有一塵，其德不真。以家觀家，有一不順，其德無餘。以鄉觀鄉，有一不化，其德不長。以國觀國，有一不善，其德不豐。以天下觀天下。有一小人，其德不普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反求諸己。

右五十四章 上章云使我介然有所知，有所知則道心堅固，不失其守，故次之。以善建者不拔也。以之修身觀心察性，心定則身之修也，以之治國觀民察己，民化則國之治也。天正有一不善，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。《書》云：百姓有過，在于一人。此之謂也。反觀諸己，心有一塵染著，則是我之性天未明也。頌曰：觀國非容易，觀身意更深。海枯終見底，人死不知心。

含德之厚，退藏於密。比於赤子。純一不雜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攫，攫鳥不搏。螫，音釋。攫、攫，並厥縛切。我忘於物，物亦忘我。骨弱筋柔而握固。筋，音斤。神全。未知牝牡之合而忞作，忞，最平聲。精全。精之至也。自然。終日號而不嘎號，平聲。氣全。和之至也。柔和。知和曰常，此天混然。知常曰明，此天洞然。益生不祥，益則有損。心使氣曰強。氣動則剛。物壯則老，剛則易折。是謂不道。錯。不道早已。喪失天真。

右五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，德之厚也。故次之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，不失赤子之心也。赤子之心純一不雜，無害於物，物亦不能害。不知有男女之別，其絞亦作，精氣所至也，雖作而無心，故能全其至精。終日號啼，其聲不變，冲和所致也。修身以此，則能全其本然，是謂含德之厚。苟失其赤子之心，作而心動，天真喪也。赤子之心既發，便不自然，發而不遠，而知覺亦可反常，故曰明。苟不知覺而縱其所欲，日增日盛，精氣耗散，故曰不祥。血氣既盛，又縱心而使之，愈盛也。氣血盛則形衰矣，是謂不道，不道則早已也。頌曰：欲識混元面，先存赤子心。此心常不昧，法體證黃金。

知者不言，默而成之。言者不知。口頭三昧。塞其兌，無言。閉其門，無見。挫其銳無爭。解其紛，無事。和其光，無我。同其塵，無人。是謂玄同。一以貫之。故不可得而親，忘情。不可得而疏；忘形。不可得而利，忘物，不可得而害；忘機。不可得而貴，忘有。不可得而賤。忘無。故為天下貴。一切忘盡，真常獨存。

右五十六章 含德之厚則能緘默，故次之以知者不言。非不言也，無可得而說也。尹真人云：非道不可言，不可言即道。正謂此也。予謂多言獲利，不

若默而無害也。噫。頌曰：絕利終無害，無親便不疏。多言應有失，爭似紫虛都。

以正治國不偏不倚。以奇用兵，無計無謀。以無事取天下。無為無執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性徹理融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利欲所惑。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奇貨所眩。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。末伎所遷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法出奸上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不尚權謀。我好靜而民自正，不用利器。我無事而民自富，不貴奇貨。我無欲而民自朴。樸，蒲卜切。以正治國。

右五十七章 上章云知者不言，得其正也。故次之以正治國也。多忌諱，多利器，多伎巧，多法令，皆不正也。上無忌諱則民裕，絕權謀則民化，薄稅斂則民富，道之以德則民樸。無為無事，無欲好靜，皆正也。以此治國，則海晏河清；以此行道，道泰時亨；以此修身，氣固神凝。一人正，萬民皆正；一心正，萬化皆正；一身正，萬事皆正。正之義大矣哉。頌曰：著意頭頭錯，無為又落空。自從心路絕，無日不春風。

其政悶悶，悶音門。無為寬裕。其民淳淳；質樸有餘。其政察察，有為嚴謹。其民缺缺。缺，音軋。貪婪無足。禍兮福所倚，畏禍則福必至。福兮禍所伏。忽福則禍必至。孰知其極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。其無正耶？惟正可守。正復為奇，恃正則為奇。善復為妖。矜善則為妖。民之迷，與道相反。其固日久。迷遠不復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方正其身，使心自化。廉而不穢，清廉其德，使民自化。直而不肆，梗直其行，使物自化。光而不曜。含蓄其光，天下化成。

右五十八章 上章無為無事，使民自化，寬大之治也。故次之以其政悶悶。是謂上寬裕則民淳實，上多事則民昏暴。悶悶，寬也。察察，謹也。寬則得眾，盡法無民。禍福相倚，正奇相待，善妖相反，理之然也，可不戒諸。修福不如遠禍，用正不若閑邪。正雖為善，苟自矜為奇德，則反為妖。正之為正，斯不正已。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是以聖人方正其身，刑罰清而萬民服；清廉其德，不惡而嚴；梗直其行，和而不流。清明在躬，慮其太察，自昭明德，故結句云光而不曜。學者洞此，長生久視之道得矣。頌曰：倚善功難遂，矜奇事轉迷。世間無限事，伶利不如痴。

治人事天，存心養性。莫若嗇。嗇，音色。凡事從儉。夫惟嗇，夫謂早服。妙在機先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含德之厚。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所不至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廣大悉備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天理在我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生生不窮。是謂深根固蒂，性海彌深、命基永固。長生久視之道。曷有終窮。

右五十九章 接上章其政悶悶之義。治人事天莫若從儉。以國言之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；以身言之，省言語，節飲食；以心言之，省思慮，絕視聽。盡其心，養其性，可以事天也。頌曰：生事事生，省事事省。不省不生，斷綜絕影。雲在嶺頭閑不徹，水流澗下太忙生。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撓之則糜。以道莅天下，莅、音利。清靜無為。其鬼不神。陰魔俛首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邪不干正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大制不割。夫兩不相傷，形神俱妙。故德交歸焉。道德感通。

右六十章 以正治國，其政悶悶，治人事天，皆治大國之義。小鮮者，細小之魚也。譬如烹鮮，撓之則糜，言治平天下，撓之則亂也。以無為正其心，以清靜養其性，卑以自牧，則民心悅服，天下歸往也。往而不害，天下和平，使剛暴無以施其能，鬼不神也。至於化暴從善，雖有強能，而無害物之心，聖人亦不加刑於小人，上下以德相交，故兩不相傷。以之修身，清淨無為為本，則情欲絕而陰魔消散，形存壽永，精復神全，此長生久視之道也。頌曰：本自見成，何須扭捏。纔著一毫，眼中著屑。一句合頭機，萬載擊驢橛。

大國者下流，上善若水。天下之交，眾高附下。天下之牝。眾剛附柔。牝常以靜勝牡，靜為躁君。以靜為下。眾動附靜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以大就小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以小事大。或下以取，小必歸大。或下而取。大必納小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畜，凶入聲。謙卑接下。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卑順承上。夫兩者上遜下順。各得其所，各當其分。故大者宜為下。高以下為基。

右六十一章 接止章德交之義。下流者如水之卑下，則眾水歸之。柔勝剛，靜勝動。聖人卑謙自牧，安靜應物，則天下化成。上以下下，下以下順上，上遜下順，德交歸焉。修身以此，心愈下而道愈高，身愈退而德愈進，謙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，故曰大者宜為下。頌曰：大不做大，小不做小。好笑好笑，當面諱了。等閑伸出無為手，不動干戈定太平。

道者，萬物之奧，無所不容。善人之寶，至尊至貴。不善人之所保。皆賴道應。美言可以市，足以悅眾。尊行可以加人。行，去聲。足以出眾。人之不善，我亦善之。何棄之有？亦可使之反善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非寶非貴。不如坐進此道。道尊德貴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善人之寶。不日求以得，見成有底。有罪以免耶？不貴於人。故為天下貴。善貸且成。

右六十二章 接上章之義。奧者，大也。寶者，貴也。保者，萬物恃之以生也。雖下愚不肖者未嘗離也。舉動應酬，無非此道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，為塵識所昧。立天子置三公，作之君作教師，教化下民，使不善者從其化，拱璧

駟馬見不足為貴，不如坐進此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，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。求則與之，有罪宥之，不責於人，有罪以免，故天下尊之也。頌曰：終日忙忙走，回頭便到家。悟來無一事，不會亂如麻。

為無為，藏神於神。事無事，藏心於心。味無味。藏形於形。大小多少，倒行逆施。報怨以德。不貞於人。圖難於其易。易，去聲。下同。其脆易破。為大於其細。其微易散。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，從微至著。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。積小成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聖人不自聖。故能成其大。成聖在民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得之易，失之易。多易必多難。輕易難成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不可輕示。故終無難。得之難，失之難。

右六十三章 為無為，發上章萬物之奧。為無為，無所不為；事無事，事事有成；味無味，其味幽長。此三者，道之奧也。大者小之，多者少之，怨以德報之。圖難於易，為大於細，積小成大，從微至著，聖人功業大成，不自為大。天不自天，成天者物；聖不自聖，成聖者民。以其不自聖，故能成聖。為大必自細，升高必自卑，難事易成，易事難成。易事不可輕示，輕則人忽之，故聖人猶難之。得之難，失之難，凡事不輕易則終無難。頌曰：說易非容易，言難却不難。箇中奇特處，北斗面南看。

其安易持，易，去聲。下同。居安慮危。其未兆易謀，作事謀始。其脆易破，圖難於易。其微易散。圖大於細。為之於未有，防患於未然。治之於未亂。治之於未有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從微至著。九層之臺，起於壘土；積小成大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自近至遠。為者敗之，貴在謹始。執者失之。謹則不失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不克。無執故無失。善抱不脫。故民之從事，有所施設。常於幾成而敗之，不謹其始，焉得有終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初心不昧，焉得有敗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欲人之不欲。不貴難得之貨；轉物。學不學，學人之不學。復眾人之所過。遷善。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識法者恐。

右六十四章 接上章之義。其安易持，言作事謀始，脩真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，抑情於感物之前，則心易正，情易絕。苟治事於已亂，遠禍於已萌，不亦難乎？積小成大，不可救也，故《易》有履霜堅冰之戒。《傳》曰：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由辨之不早辨也。《擊》云：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又云：惡積而不可解。可不戒之哉。苟有覺於已差之後，篤力而反，猶可復元，終不如未見形邇而解，不勞而復。故曰其微易散，其未兆易謀也。又云：為者敗，執者失。戒之猶切。聖人學人之不學，欲人之不欲，無執無為，終始如一，永無危殆。若向這裏會得，凡事謹始，焉有敗

失。事之未萌，悉皆先兆，知則不為，為則不失。復初九以之盡此道者，其惟顏子乎。頌曰：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急走回來，猶落第二。臨壓馬失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

古之善為士者，非以明民，不識不知。將以愚之。其政悶悶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其政察察。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道之以智，其民不足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道之以德，其民有餘。此兩者亦楷式。楷，口駭切。寬則得眾，盡法無民。常知楷式，捨短從長。是謂玄德。合道。玄德深矣遠矣，愈探愈深，愈求愈遠。與物反矣，不與萬法為侶。然後乃至大順。逆行順化。

右六十五章 其安易持，反善之速也。故次之善為士者，非以明民也。言無為寬大，治平天下，民之福也。有為嚴謹，宰制下民，國之賊也。民之難治，以其多事，是以聖人以無為清靜治國，使夫知者不敢為。雖與物反，久慣自然，民遂其生獲百倍之慶，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。盡此道者，是謂玄德。頌曰：一切有為法，三千六百門。從頭都勘過，皆是弄精魂。惟吾獨抱無名樸，無限群魔倒赤旛。

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，由其卑下。以其善下之，大國下流。故能為百谷王。異派同歸。是以聖人欲上民，以言下之，謙退。欲先民，以身後之。克己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民忘其勞。處前而民不害，民忘其死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樂，音洛。以德服人中心服。以其不爭，謙讓也。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天下和平。

右六十六章 善為士者卑以自牧，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，即上善若水之義。以言下民，民忘其勞；以身後民，民忘其死，皆道德感通也。脩真志士以卑自牧則身脩。頌曰：上善若水，利物無窮。貫金透石，隔礙潛通。有意留人千里月，無心送客一帆風。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萬物推尊。似不肖。當面諱了。夫惟大，無可比擬。故似不肖。似箇甚麼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纔可比，便不大。我有三寶，分文不直。保而持之：珍重珍重。一曰慈，仁惠。二曰儉，節約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謙退。夫慈，故能勇；無不克。儉，故能廣；無不備。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其器長。無不服。今捨其慈且勇，剛暴也。捨其儉且廣，貪欲也。捨其後且先，強梁也。死矣。死之徒。夫慈，仁。以戰則勝，仁人之兵不可敵。以守則固。仁則能守。天將救之，惟德是輔。以慈衛之。天地大德曰生，聖人守位曰仁。

右六十七章 身愈下而德愈高，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。聖人則之，故天下皆推尊為大。不肖言無可比也，又謙下之辭，慈忍謙退，儉約卑下，故似不肖。流俗皆尚廣大強梁血氣之勇也，殊不知慈忍謙退極廣大。慈之一字，戰則勝

，守則固。仁者無敵，真勇也。頌曰：莫飲無明水，休生差別相。浮雲散碧空，萬里天一樣。

善為士者不武，慈忍。善戰者不怒，怒，音弩，叶武。柔和。善勝者不爭，謙讓善用人者為下，卑遜。是謂不爭之德，至謙。是謂用人之力，至柔。是謂配天，至慈。古之極合道。

右六十八章不武不怒不爭，發上章不肖之義。不爭之德，用人之力，皆仁慈之謂，故曰配天。以此脩身，則形存壽永也。頌曰：不文不武，無得無失。摸著鼻孔，通身汗出。分明只在眼睛下，擬議之間隔萬山。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慈忍。不敢進寸而退尺，謙退。是謂行無行，行，下音杭。不武。攘無臂，攘，如羊切。不怒。仍無敵，不爭。執無兵。為下。禍莫大於輕敵，勇於敢則殺。輕敵幾喪吾寶。喪，去聲。強梁者死之徒。故抗兵相加，一及者勝。仁人之兵，天下無敵。

右六十九章 接上章不武之義。行無行以下至於哀者勝，皆不怒無爭之謂。頌曰：好勝終須敗，唯慈善守成。不勞施寸刃，天下賀昇平。

吾言甚易知，慈忍而已。甚易行。儉約而已。天下莫能知，信不及也。莫能行。力不及也。言有宗，開口顯道。事有君。舉動見道。夫惟無知，自昧了。是以不我知。見不明。知我者希，孰是知音。則我者貴。孰肯承當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內蘊道德，外行卑下。

右七十章 前章云哀者勝，謂仁慈無敵。故次之以甚易知，甚易行。世人莫能知，莫能行者，信不及也。問有信之者，又不能行，力不及也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，含華隱耀也。頌曰：至道不難知，人心自執迷。疑團百雜碎，驀直到曹溪。秋月春花無限意，箇中只許自家知。

知不知，上；真知。不知知，病。妄知。夫惟病病，惟恐有知。是以不病，終無妄知。聖人不病，知如不知。以其病病，忘其所知。是以不病。無所不知。

右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，接上章吾言甚易知。聖人無所不知，不自以為知，真知也。世人無所知，自以為知，妄知也，故曰病。若知妄知為病，而病其病，則妄知之病療矣。聖人所以不病者，以其病其多知，是以不病也。頌曰：賣弄鬚鬚赤，矜誇口鼓禪。若能如是會，見性待驢年。

民不畏威，無忌憚。則大威至。自作自受。無狹其所居，肆情縱意。無厭其所生。厭，平聲。貪生無足。夫惟不厭，錯。是以不厭。更錯。是以聖人反是。自知不自見，不肆其情。自愛不自貴，不厚其生。故去彼取此。去，羌呂切。

右七十二章 上章云不知知病，不知為知，所以無忌憚也。故次之以民不

畏威。世俗之人不畏大威，無狹其居，無厭其生，尚廣大而厚其生也。不知厭足，取禍之由，故曰大威至矣。有道者反是。頌曰：苦瓠連根苦，甜瓜徹蒂甜。可憐貪欲者，知味不知厭。

勇於敢則殺，強梁者死之徒。勇於不敢則活。柔弱生之徒。知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有殺有活。天之所惡，惡，烏路切。造物不容。孰知其故？知則不敢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不敢輕示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與物競，物莫能勝。不言而善應，大音希聲，和之則應。不召而自來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緝然而善謀。緝，音闡。任運自然，無所不克。天網恢恢，包羅無外。疏而不失。雖然疏闊，物莫能逃。

右七十三章 接上章民不畏威，言世人不畏公法，敢於好勇，殺身之本也。勇於不敢，終身無害。勇於敢，血氣之勇也，勇於不敢，義理之勇也。頌曰：敢勇常輕死，頑牛不畏鞭。試看狂劣者，鼻孔幾番穿。

民不畏死，肆情逐幻。奈何以死懼之。抱薪救火。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以情攝情。吾得執而殺之，不得放過。孰敢？誰肯。常有司殺者，天不容奸。夫代司殺者殺，不是當行家。是謂代大匠斲。事不干己。夫代大匠斲，般門弄斧。希有不傷其手矣。自取其害。

右七十四章 接上章勇於敢之義。民不畏死，是上之政化不善，民失其業也。民失其業，欲遂其生，故不畏死。又加之刑禁，使民畏死，則是致民於死地也。盡法無民，天之所惡，故聖人亦不容也。常有司殺，謂天不可欺也。代司殺者，謂掌刑罰之官也。代大匠斲謂不當也。希有不傷其手，言用刑之極，有傷和氣也。聖人於此戒省刑罰之切也。頌曰：虛空無聲，牆壁有耳。更問如何，劈胸便捶。大地掀翻行正令，倚天長劍逼人寒。

民之饑，荒歉。以其上食稅之多，厚斂則民饑，多欲則心荒。是以饑。常不足。民之難治，紛亂。以其上之有為，事煩則亂。是以難治。常不定。民之輕死，忘命。以其求生之厚，貪欲無厭。是以輕死。不顧危亡。夫惟無以生為者，不厚其生。是賢於貴生。不自生，故長生。

右七十五章 接上章民不畏死之義。民之饑，民之難治，蓋由政教不正，民不遂其生，是以貪生而不顧危亡也。道之以刑則民暴，道之以德則民格，上好靜則民樂而從其化也。頌曰：智慧皆為垢，聰明總是塵。絲毫不掛念，性海自澄澄。

民之生也柔弱，一團和氣。其死也堅強。和氣散也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和氣全。其死也枯槁和氣絕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剛暴殺身之本。柔弱者生之徒。柔和養生之要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恃強則敗。木強則拱。拱，立曰拱。木剛則折。強大處下，沈淪之本。柔弱處上。處，上聲。上同。昇騰之象。

右七十六章 接上章之義。上之政化不善，有傷和氣，故天下多剛暴。以無為清淨修己，足以挽回和氣，民遂其生，樂其業，刑不試而萬民悅服，何剛暴之有。是以修齊治平，皆以柔和為本。以丹道言之，和氣存則水火交濟，和氣散則水火相違，故柔弱處上。頌曰：柔弱未是善，剛強未是惡。爭如養太和，逍遙常快樂。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稱物平施。高者抑之，低者舉之。損上益下。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哀多益寡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，虧盈益謙。人之道則不然，反是。損不足以奉有餘。損人益己。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？損己益人。唯有道者。倣天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損。功成不居，損。其不欲見賢。見，音現。損之又損。

右七十七章 接上章強弱之義，損有益無，大道也。強大者必受損，柔弱者必受益。惟有道者則天而行，損情益性，損多益寡，損己益人，損有餘益不足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。頌曰：益之常不足，損則却寬剩。只這克己心，便是平等秤。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上善若水。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棒打不開。其無以易之。無物可比。柔勝剛，屈己者勝。弱勝強，軟能蝕堅。天下莫不知，眾所共知。莫能行。擔負不起。是以聖人言：諦聽。受國之垢，能為社稷主；海納百川。受國之不祥，能為天下王。處眾人之所惡。正言若反。與物相反

右七十八章 接上章損益之義。至卑至弱，莫過於水，破堤挾岸，莫之能禦。以此可見，柔勝剛弱勝強也。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，何哉？不肯卑下故也。眾人所惡，垢與不祥，惟有道者則能受之。頌曰：弱者從他弱，強者任他強。休生分別相，識取法中王。但觀浩淼無窮水，幾處隨圓幾處方。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施恩成怨。安可以為善。錯。是以聖人執左契，契，音挈。下同。叶徹。誠信及物。不責於人。克己。故有德司契，性靜情逸。無德司徹。心動神疲。天道無私，至公。常與聖人。惟道是從。

右七十九章 接上章剛柔之義。以恩和怨，怨雖解而心尚存，安可為善。不如責己，恩怨兩忘，則民心自然感德而契之也。大德之人則司契，下德之人司徹。明徹者通也，只知通為明斷，殊不知盡法無民矣，安可為善。司契者存誠信，與民心契也。頌曰：明斷傷和氣，施恩惹禍殃。不如司左契，恩怨兩相忘。

小國寡民，不貪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不尚賢。使民重死，而不遠徙。安分。雖有舟車，無所乘之；不動。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不爭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反樸。甘其食，忘味。美其服，忘形。安其居，忘動。樂其俗。樂，音洛。忘憂。鄰國相望，望，平聲。對境無心。雞犬之聲相聞，外境不入

，內境不出。民至老死，終身在道。不相往來。忘其彼此。

右八十章 上章云執左契，謂以道感民，則自然契合，無爭奪也。故次之以小國寡民，言知足而不貪也。國雖小，民雖寡，自以為足，使有才能者不得見用，則民自然，無知無欲，不遷不變，無爭無競，安守常分，服食興居，常樂於道。鄰國彼此無犯，永無爭奪也。頌曰：無為境界，能小能大。放去收來，廓然無礙。本來面目現堂堂，世界壞時渠不壞。

信言不美，良藥苦口。美言不信。口頭三昧。善者不辯。無分別相。辯者不善。妄生差別。知者不博，頭頭總是。博得不知物物有礙。聖人不積，不增不減。既以為人已愈有用之不盡。既以與人已愈多。普濟無窮。天之道，生生不已。利而無害；無所不利。聖人之道，則天而行。為而不爭。慈忍儉約。

右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，忠言逆耳也。美言不信，巧言令色也。真實之言淡薄，虛妄之言華飾，善為道者無分別，故不辯。善辯者致爭之由，故曰不善。真知者光而不耀，故曰不博。廣博者明見於外，故曰不知。聖人損其所有，愛養萬物，不為主，故曰不積。養其無象，象故常存；守其無體，體故全真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，故曰為人愈有與人愈多。天地大德曰生，故曰利而無害。聖人守位曰仁，故曰為而不爭。只這末後一章，總發前八十章之蘊也。經云：可道非常道，可名非常名，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希言自然，淡乎無味，進道若退，明道若昧，廣德若不足；大白若辱，曰希曰夷，惟恍惟惚，大音希聲，大器晚成，正言若反，已上等語，雖不美聽，其中有信，故曰信言不美。可道可名，可見可聞，持而盈之，揣而銳之，金玉滿堂，善之為善，美之為美，樂之與餌，聲味俱美，已上等語，雖美於聽，終不實也，故曰美言不信。若訥若拙，若愚若樸，若屈若昏，不尚己賢，不貴奇貨，儼兮若客，敦兮若樸，曠兮若谷，渾兮若濁，知白守黑，知榮守辱，不自見不自是，不自矜不自伐，已上皆不辯之善也。尚奇務貨，自高自大，自見自是，自矜自伐，勇於敢，嗜於欲，不畏威，不畏死，不知足，不知止，強知前識，昭昭察察，已上皆不善之辯也。不出戶，知天下，不窺牖，見天道，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不言而信，不見而名，無為而成，已上皆知者不博之謂也。知物知人，知事知外，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，開其兌，濟其事，捨儉且廣，捨後且先，不知為知，皆是妄知，已上皆博者不知之義也。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功成不居，絕聖棄智，絕仁棄義，絕巧棄利，少私寡欲，見素抱樸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，去甚去奢去泰，無知無事無欲，已上皆不積之義也。至於曲全枉直，窪盈弊新，萬物歸之，萬民化之，天地合之，廣施博濟，不窮不弊，不殆不勤，用之不可既，此為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。天之道生成運化，稱物平施，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

，養之覆之，無所不利，至公無私，惟德是輔，不言善應，不召自來，高者抑之，低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，一切有情無不覆載，此利而無害也。聖人之道，守雌抱一，處柔行謙，和光同塵，後己先人，同於道，同於德，同於失，方而不割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，不責於人，善貸且成，善者善之，不善者亦善之，小國寡民，自以為足，使民反樸，忘其彼此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，皆不爭之義也。只這不爭二字，八十章之要也。若是信得及底，把這不爭二字為日用，久久純熟，則自然造混元之境，真常之道至是盡矣。象帝之先，明妙本得矣。且道不爭二字作麼會。咦，放倒門前利竿著。頌曰：爭之常不是，讓之則有餘。無爭功不間，萬化悉歸渠。

道德會元卷下竟